红色的莴萝

谈瀛洲

(一)

莴萝，是在童年时印象就非常深刻的一种花。

当时我家住的弄堂房子是三层楼，四楼就是阳台。我跑上阳台，就常常可以看到住在三层楼的舅婆婆种的“五角星花”，开了一个个鲜红、明亮、标准的小五角星形，当中是白色的漂亮花蕊，这就是莴萝了。

这位舅婆婆是我阿婆(祖母)的一位同父异母兄弟的续弦，是青浦人。1937年日寇进攻南市，他们一家逃难到位于法租界的我家来，阿婆就接纳他们在三楼的亭子间住下了。结果他们在南市的房子被毁，回不去了，在这个亭子间一住就住了几十年。

舅婆婆种的花，都是一些最平常的，比如凤仙和夜万花，都是一般的小市民会种的植物。她不会讲究品种，搭配盆器，给盆景拗造型等等。但因为她就住在楼上，所以我常去看她种的花，也从她那里讨了花籽来种。

(二)

小时候对花的称呼，常常是根据象形来的，莴萝叫五角星花，牵牛就叫喇叭花。

之所以叫它五角星花，是因为它的花就是一个标准的五角星形。“莴萝”这个比较“高级”的名字还是后来从种花书上知道的。

小时候我就在花坛里种过它。它的种子比裂叶牵牛小很多而且细长，一头钝一头尖，更像圆叶牵牛的种子，当然也要小一号。种子萌芽之后会长出两片细长如“丫”字形的子叶，幼苗就很秀气。然后在两片子叶当中会长出由一根根对生的细长条似的小叶组成的叶子，也就是所谓“羽状复叶”。种莴萝，一直是赏叶兼赏花的，可能赏叶的成分还多一些吧。

在这两片子叶当中，还会长出一根在空中盘旋寻找东西攀附的细细的嫩茎。这时我就会在它的附近拉一根绳子。找到这根绳子之后它的茎就会缠紧它然后攀附上去。莴萝虽没有牵牛这般大型，但也能爬到两三米高，而且能长出分叉，变成毛茸茸的一大丛。开花时，它会从叶腋间生出细长的花梗，上面常常有数个花苞，次第开放。跟牵牛一样，它的每朵花都只能开一天，第二天又开新的。

(三)

以前虽不知道“莴萝”这个名字的出处，但看看这两个字，听听它们的读音，就觉得这是个比“五角星花”更高级的名字，更有文学性的名字。这次查了查这个名字的出处，才发现它居然来自《诗经》里的《頍弁》：

岂伊异人，
兄弟匪他。
莴与女萝，
施于松柏。

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难道他是外人吗？是兄弟而不是他人。就像莴和女萝，蔓延在松柏上。”按一些学者的说法，莴是桑寄生，女萝是菟丝子，都是寄生植物。这里是用这两种寄生植物的攀附在松柏上，比喻兄弟之间的相互依赖。但桑寄生其实是一种灌木性的寄生植物，菟丝子才是爬藤的。

在《诗经》的时代，中国还没有莴萝，它是一种外来植物。它在中国的历史，其实还很短。明、清时的几本种花书，都没有提到过它的名字，但在民国三十八年出版的《花经》里就有，除“莴萝”外，还载有它的一个别名“游龙草”。

莴萝原产于墨西哥和南美北部，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才被欧洲人引种，应该也是欧洲人，把它带到中国的吧。给它起名字的，一定是一位熟悉中国传统学问的文人，看到它是一种纤雅柔美的攀援植物，因此从《诗经》里取了“莴”与“萝”这两种寄生植物的名字把它合起来，作为它的名字。但莴萝只是攀援植物，并非寄生植物。

除“游龙草”以外，莴萝还有一些别名，如密萝松、莴萝松、狮子草、锦屏风等。都是些很有文学性的名字，都是因为它纤细优雅柔弱的外貌而产生的吧。

灯花

袁隆平戒烟

宋连庠

蛇年伊始，『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院士戒烟成功喜迅传来。我与曾执导优秀影片《袁隆平》的属蛇的上影一级导演史凤和兄，均为之深感欣幸！

众所周知：袁隆平偕其科研团队，以数十年血汗精心孕育成功之杂交水稻，赢得了高产大丰收，每年为世界解决了七千万人吃饭的天大问题，为全球的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出身儒门又爱读书的袁隆平多才多艺：爱打球、善游泳、懂音乐(是小提琴手)、会跳(踢踏)舞，又说得一口娴熟的英语，这在获得大奖的影片《袁隆平》中，传主袁隆平与美国女记者绿蒂谈笑风生的对话，即足见其一斑焉。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袁隆平亦染有抽烟之陋习，他原先觉得吸烟是一件乐事，后来时日一久，就感到『气管不舒服，痰多，并有点气喘』，于是为了身心健康与科研事业，『才下决心彻底戒烟』。又说：『戒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有几个朋友戒了多次，每次都熬不过二十天，就放弃了，结果是前功尽弃。我和几位成功戒烟的友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经验：只要动机明确坚持一个月不碰烟，就定能彻底戒掉抽烟恶习！』他还介绍切身体会说：『吃完饭是最忍不住想抽烟的时候，我的办法是随身备几颗糖，想抽烟了，就摸摸口袋，吃一粒。你们看，我的口袋里就装了好多颗糖呢，哈哈！』

生活中的袁隆平热爱身边一切美好的事物，这种热爱大到国家、人民、土地，小到农科院里的花花草草……笑称自己是：『八十岁的年龄、五十岁的身体、三十岁的心态』的『老顽童』的袁隆平，正是基于『珍爱自身与他人的健康以及农业科研工作』而萌生『戒除烟毒』之韧毅意念，从而赢得彻底戒掉陋习的成功！

史凤和导演与我都深信：戒了烟、八十三岁属马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九十岁前实现超级杂交水稻亩产一千公斤』的美梦一定能圆！

省油灯和省灯油

马而可

小白块新近研制了两个新花样，分别是一种能够延长灯的使用寿命的油，一盏能够节省油的消耗的灯。他让卖灯郎和卖油郎去卖这两样东西，并传授他们应该怎么说。

不久，卖灯郎打出大大的幌子，上书大字三个：“省油灯。”小字二十余：“省油的灯，小小一滴油，点亮长长一整夜，一年到头，省下油钱一大堆！”

卖油郎也打出大大的幌子，上书大字也是三个：“省灯油。”小字也是二十余：“养灯的油，护灯的油，一盏灯，一代传一代，永远用不坏。”

省油灯比寻常灯要贵，人们算来算去，省下的油钱，和多付的灯钱相比，到底划不划算。普通油较省灯油便宜得多，人们同样在算，省下的灯钱，是否比得上多付的油钱。

有为省油买省油灯的，也有为省灯买省灯油的，也有两样都买的。

省油灯的普及，卖油郎的生意受到些影响，幸亏有省灯油，否则做不下去。省灯油的推广，卖灯郎的收入少了许多，还好有省油灯，不然难免破产。

他们二位一核计，里外里，没赚也没赔。

小白块依然用寻常灯，点着普通油，没事偷着乐一乐。

章共鸣学英文

余奕波

吾生也晚，但有幸拜于著名京剧大师奚啸伯先生的嫡传弟子——章共鸣先生门下，多年来在章先生的悉心指点之下得以从规范而研习京剧、增长见闻。

京剧“奚派”的传承离不开文化。奚先生出身旧式文人，同时受过新式正规学堂教育，求学时除中国文史拔萃，就连当时“进口”不久的舶来品、稀罕物——英文，他也学得入木三分，可用之与洋人交流。而章先生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英语水平也很高，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这一点的。

十多年前，家庭电话尚未普及、手机更是“奢侈品”，每次登门拜访章先生，必是“贸然前往”。有一次去，章老正好外出办事，他的一个女婿代为接待了我。他怕我坐得烦闷，便拿了章老书桌上的一些文稿书籍来给我翻阅。我随便翻看中，看到一本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类英文单词和句子，有些是我认识的，有些是我不认识的，写得很是规范。我觉得奇怪，章老偌大年纪难道还要考英文？一边自问，一边拿出自己的笔记本来，摘抄了其中的锦句下来以便学习。在誊写过程中，有一种邂逅好书，如获至宝的感觉。

终于，木门“吱嘎”一声中，章老回来了。我马上站起来施礼，章先生和蔼地摆摆手，示意我随便坐。等章老落座停当，一杯清茶捧于手中时，我发问了：“章老师，您这么大岁数还要学英文啊？”章老笑答：“不学不行啊，我不是为了考试，我是要派用场。”停顿了一下，他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我女儿在国外邀请我去看她，英文我是四十年代读大学时学的，虽然当时学得还凑合，但毕竟半个多世纪没怎么碰了，生疏了。看和写问题都不大，捡起来比较快。说就要相对难一些了，要加强练习，这和唱京剧一样要曲不离口。所以找来一些英文资料复习一下，到了国外就可以应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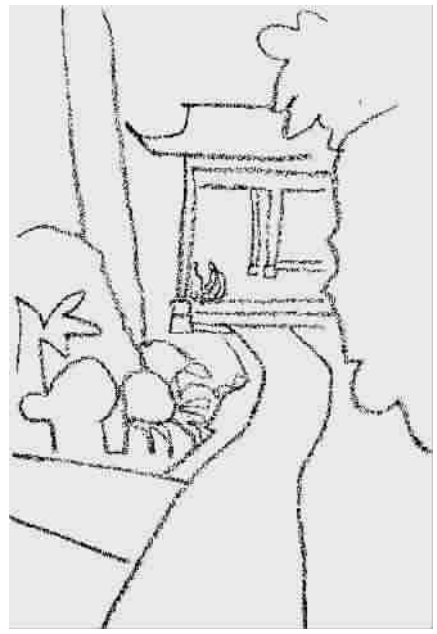
章共鸣先生是解放前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因此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他的子女很多都在国外留学、工作和生活，上文提到的只是他其中一个女儿。章老过去的英文底子扎实，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性”训练，先生就可以自由地和英文为母语的人士交流了。后来等他和师母回国时，我又去拜访，章师母说：“每次和老头子一起出门我就心定，不怕走丢。因为老头子懂英文，自己会看地图和路牌，真要是迷路了还可以问当地人。”师母的语言朴实无华，但简朴的语言中，无处不透露着她对章先生的感情和尊重。

文化部原副部长英若诚曾经在美国的大学里用英文演唱京剧，引起轰动；早在清末民初时，大学问家辜鸿铭就曾经用英文翻译过《论语》、《中庸》等中国经典名著。不禁想到，在留学潮汹涌的今日，学子们若能学好国学、国粹并用优质英文将其推向西方，该有多好！

吾自1989年拜师至今已有二十五年，在京剧、文学、书法、诗词、英语等诸多方面得益于先生，铭刻在心。无以为报，谨以此文记录先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侧面，以谢师恩。

云亭深处可问茶(速写)

李磊 文图



龙井问茶是杭州名胜，如今可问茶之处何止龙井。凡水绿山青、草香露浓之处多有佳茗。许多新茶并无盛名，然而树荫亭檐下和着泉声的清饮不啻闻玄听道。

今宵灯谜

张礼鹤

背地泪下

(外国影片)

昨日谜面：回光返照

(昆剧)

谜底：《班昭》

(注：班，回，如“班师”之班；昭，光明，明亮)

银杏赋

姚振裕

人们常爱把老人喻作“不老松”、“常青藤”，但我觉得将老人比作银杏树更合适。

艰难拼搏了一辈子，老了，何苦再像松树那样在悬崖峭壁上，在山岩缝隙里求生存？快到终点了，又何必像藤蔓那样死搅蛮缠、攀援权势，缠着名利不放？

银杏，古朴素静，从不矫揉造作，没有一点婀娜妖娆，不见一丝艳丽妩媚。春天，她坚韧不拔地从古老的身枝上萌发出新芽来。夏日，它的片片鸭蹼似的嫩绿色叶片，令你生出无限遐想，一路追溯到远古的恐龙时代。秋风乍起，银杏树换上了一身黄灿灿的金装，那辉煌、那崇高、那圣洁，是任何一种树木所无法比拟的。入冬，银杏又决不遮遮掩掩，显露出身姿并不那么秀美的真实自我，任凭他人评说。

要说到长青不老，银杏是地球上残存的古老植物之一，算来已有2.7亿年。中生代末期，恐龙灭绝了，绝大部分银杏树也毁于一旦，只有极少部分在中国生存下来。因此，银杏树被称为“活化石”。银杏树生长缓慢，树龄可达上千年，所以又被誉为“长寿树”。在一棵银杏树附近，往往会生出它的儿子树、孙子树，可谓儿孙绕膝，生生不息，故又有“公孙树”之美称。世界正在步入老龄社会，把“银杏”来比喻老人应该是最贴切的。

还剩几个作家

孙香我

如今作家多。报纸杂志发过文章，入了一个作家协会，自然便是作家。出过一两本书的，那更是作家了。中国如今有多少作家呢？你看看一年出版多少叫书的东西就知道了，铺天盖地的书，多如牛毛的作家。

前些时，著名捷克作家、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卡夫卡奖得主阿尔诺什特·卢斯蒂格辞世。捷克一位记者这样介绍卢斯蒂格：“他是最重要的和世界上最著名的捷克作家之一，却从不把别人的恭维当回事儿。他说，只有一本书出版五十年后，读者才有权决定其作者是不是真正的作家。”另有一位出版人说：“卢斯蒂格从不自命为作家，五十三年前问世的《暗夜里的钻石》即明证，他活着看到了这一切。”

按照卢斯蒂格的标准，五十年后不知道中国还剩几个作家？

荷恋微山湖

留兰香

荷塘月色，是酝酿在历代文人心中与笔下的一场梦，从诗经尔雅到唐诗、宋词，历尽自然磨砺亿万年后，看似柔弱的无骨荷花，淡淡地，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袅袅婷婷。

荷盛之地，必定有水相济，在历史上依靠京杭大运河繁荣兴起的山东济宁便是这样一处所在，曾有清代词人如此描绘此地水景：“济宁人号小苏州，城南青山州枕流，宜阜门前争眺望，云帆天数傍人舟。”这里的小桥流水，溢满了独特的江北风韵，同时坐拥着山东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圆了不知多少过客心中的红荷梦。

相较江南荷花的清雅，北方的荷花似乎更显明艳。盛夏初至，借水行舟于素有“荷都”之称的微山湖上，万顷红荷，满目碧波，天水相连之间，连绵似卧佛的山峦慢慢地把心中俗世的小纠结化作了云烟。

与荷花相映衬的，是济宁的悠然古意。玉带桥旁，太白楼赫然而立，提醒着世人这座引得爱新觉罗·玄烨触景赋诗《过济宁》的名城，亦曾将诗仙李白“挽留”于此20余载。而那坐落于微山湖中，已有2200年历史的运河名镇——南阳镇，亦是赏荷的极佳处。

沿着狭小的街道踱步缓行，南阳镇上的商铺显出了与其高龄相对的古旧，意外听到了不少颇具“鲁派”风格的吆喝声。湖畔之滨，风光旖旎的仲家浅村是运河沿岸唯一的儒家圣人故里，这里是京杭大运河与曲阜三孔等儒家圣人故迹两大遗产的交汇地。孔子的大弟子子路在这里被人奉封为“仲子”，他的后裔世世代代生活于此。

与北微山湖中的南阳镇相呼应的，是南微山湖中的微山岛。不知是否恰恰应了“夏雨荷”的意境，一场夜雨使得微山岛南码头南墙下的湖面起了一层薄雾，飘飘悠悠。独倚栏杆，听雨声，那叫一个惬意。脆声是打在石上，软音是落在湖中。远山好似一架古琴，微子墓是弦马子，微山湖是弦，高低的雨声盘响了首首梁祝爱情曲，好一个大湖的山水之梦。

清晨，赤着脚吧叽吧叽地踩着古渡老街上的青石路，借着昨晚的酒气去窥嗅这里的存香。水鸟在水中嬉戏，岛中女人在渡口边浣洗衣物，岸边的苇草在风中摇曳，炊烟袅袅，远山倒影在水中，那是怎样一派宁静而悠远的乡村景象。农家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那样的从容、安详，甚至令人不忍打扰。如能常常一来二往，学学李白，山好、水好、吃好、喝好、睡好、玩好，再加上心好，或许才是幸福生活的真谛。

七夕会 行旅印痕